

澳洲人说英语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0/2021_2022__E6_BE_B3_E6_B4_B2_E4_BA_BA_E8_c107_210898.htm 身在异国，你会遇到很多难题，其中最大的一个我想就是语言上的障碍。如果认真追究起来，很可能许多其它的小难题都是这个大难题派生出来的。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，因为本来就没有那种殖民地式的教育过程和语言环境，即便是学了多少年英语，也多是把它当学问来学，从来没有真正地学以致用。至于澳式英语，在国内很少能有机会见识到，所以学起来障碍就更大。很多时候，你的顶头上司的学历还没你高。并且他们的种种蛛丝马迹也被你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甚至让你在心里暗笑。但是，一旦需要交流，你心头的千言万语就会被你嘴头的笨拙给扭曲得七零八碎，显得很傻。其实你很清楚，这只是语言慢，人并不慢。但语言的慢的确影响到生活。只不过影响之余，你倒也忙里偷闲地捡到不少乐趣。初来澳洲时，除了讲“请”、“谢谢”之外，和我第一个进行真正交谈的外国人就是我们的房东老夫妇。老太太72岁，穿着束腰的长袖花格裙，涂着口红，可谓明艳照人。不仅人美，而且好客健谈。一见面，除了租房业务的话，还扯上了一大篇她儿孙们的轶闻趣事，房东老太太说英语的口音比我的中国口音要严重得多。后来知道他们都是希腊移民，但当时，她的口音就像她的口红一样，着实给了我点颜色看。听着那一大串铺天盖地的带着花边的英语，我这耳朵就好象是50岁的人在参加小学同学聚会，要拼了命地辨别，才能猜出个大概。初来乍到的，本来就心虚，这下信心全无，心想听懂澳洲口音这么难！到后来听到了真正的澳洲口音时，我已有了心理准备。澳

澳洲口音的确很有特色，听惯了，你倒觉得英音和美音原来竟都是那么的做作。美国人说话，每个词都像是上了油打了蜡，倘若当真想强调一件事，那么一长话下来，东南西北地就能给你甩上无数个弯来。那摇头摆尾的样子，仿佛全天下的道理都被囊括在这巧舌如簧之间，由不得你不信。英国人说话，似乎是因为文化历史传统太厚重，结果，平板笔直的一句话，总是有一两处会被压得沉下去，然后再恢复平板笔直。听得让人肃然起敬。相比之下，澳洲的口音既不油滑，也不肃穆，非常朴实大方。这口音的特点是，首先很多元音都被重新打造了一遍，变得淳厚起来。比如，说"me"这个词，说起来就好象打算说"my"，直到取后关头才临时改了主意，改说"me"。当然，只要在这呆上几天，就不会把"Are you coming today?"听成"Are you coming todie?"。不过，当人家在电话里给你拼写街名时，你可能就分辨不清他刚说的那个字母究竟是"A"还是"I"。元音变厚了，听许多男士说话，这些音像是受了几重压迫之后释放出来的。据说，澳洲最初苍蝇太多，为了避免让苍蝇走错了路，进了嘴里，所以人们尽量少说话，尽量说得又短又快，而且嘴唇也尽量把关把得严些。现在，苍蝇少了，但口音却传了下来。有时，如果听到浓重的口音，就觉得这些话混沌得好象全是说给他自己的心来听的。澳洲口音的另一个特点是，在一个完整的段落之内，往往每句话的结尾都是升调，表示未完待续，直到段落完了。这样，一段话，就像熟食店里挂着的香肠，节节相连。这种升调被女士们运用得最为充分。她们说时，升调不像锦州口音那样短促地上挑，而是要先拐一个弯，再挑。语气中透着，看，我很自信吧？我很胜任吧？我对这事也很重视吧？但是

——我也该去海边度假了吧？澳洲口音在男士的嘴里虽然豪放不羁，满带着橄榄球式的雄风。在女士们的口中，却变得轻盈机巧、玲珑剔透，如同一个聪颖灵秀的、早已深谙大都市一切机关的乡下女子——又可亲切又可爱，决没有美国女人谈吐间的飞扬跋扈。记得刚来的那几天，走在街上，就连人家问你几点了这样简单的话，我也总要让他们重说两遍才能听清。虽然心里很愧疚，但偶尔也强词夺理地补上一句：对不起，我实在不习惯你们的口音。当然自己清楚，我所习惯的其实只有中国口音。时间一长，我发现听不懂对方的话，绝对不能冤枉人家的口音。往往是白纸黑字地写下来，也是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该不懂的还是不懂。因为更多的还是词汇的问题。词汇中，我头疼的就是名称缩写、专业术语、人名地名等等。比如说，第一次听人家说"HECS"，就以为指女巫(hxe)，而"HECS"的实际意思是政府给学生的贷款。此外，偶尔还会有政治、金融、医学、体育等领域的专业术语夹杂在对话或新闻里，从中作梗。到现在，我听着体育新闻，仍然像是在听窗外的鹦歌燕舞一样，声声真切，就是不知所云。对于人名地名，你不仅要从小流不息的对话里迅速地把它识别出来，并捕捉住它大概的形状，而且，你还要当心了，人家成天挂在嘴头的那个亲昵的"John"很可能是她的狗，而并非她的男友。否则，那上下文就会逐渐地离奇荒诞起来，甚至是毛骨悚然。另外，澳洲人对某些东西也有我们所意想不到的说法，这也是需要我们学习的。比如，澳洲有一样著名得就好比是咱们的四大发明一样的东西，就是他们家家院里都有的那种可升降的晾衣架，它的学名叫"hillshoist"。当然，它和山(hill)并没有关系，只因为它的发

明者叫"LanceHill"。平时，你也可以把它叫"clothesline"，不过，如果听谁说"coathanger"，那就要留神了，因为他也可能指的是悉尼的港湾大街。所以，你就不要想不通为什么他要去爬"衣服挂"。还有，"digger"是指退伍军人，不知这是由挖金矿还是挖战壕演变过来的；而真正在干活挖东西的掘土机，在这里却叫"bobcat"。听这名字，你就知道这机器该有多好使——猫一样的温顺；同样温顺的还有由里斯班河上的渡轮，它叫"citycat"。但是，澳洲的一部连续了多少年的关于水上警察的连续剧，却取名为"Waterrats"。你想想，这河面之上该有多热闹。这些我们不熟悉的词汇倒还好办，因为摆明了就是新鲜事物，我们自然就会小心行事。但是，另一些连中国人司空见惯的词，在这里却可能全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回事。比如，"college"，在这儿通常是指那种中小学连在一起的、比较讲究的私立学校，学生的年龄会是从5岁直到18岁，并非我们的广播学院或电影学院的那个"学院"。而悉尼的那所著名的影视学院反倒是很谦虚地自称为"school"，尽管从这个"school"里不时地就会走出来一些奥斯卡奖得主。另外，澳洲人把商业区、市中心并不叫做"downtown"，而是叫"city"。连整个国家都已经被别人叫做"downunder"了，所以，不能再继续"down"下去了。必须澄清，我们这里也有城市。此外，许多日常生活中的说法也是我们在学校里不曾领教过的。比如，大葱叫"eschallots"（打出来这个字之后，连我的电脑都表示这已经超出了它的知识范畴）。当然，不管它如何更名改姓，放在货架上，它还是我心目中理想的那个样子，所以，只管拿来就是了。但是，假如我想问问店员哪里有卫生球，那我就要以说明文的规模来描述它。大小、形状、气味、功能

……，当这论文编写到一半，店员就"Oh,mothball"，简单得让你觉得竟有点前功尽弃了。还有，"handsome"形容人是"好看"的意思，假如是形容钱，则表示"可观"的数目。译成中文，倒也对仗工整；说谁在"seeingsomebody"，意思是这一段谁在和谁约会着，约会的内容当然就远没有"seeing"那么单纯；"swear"这个词，过去只知道它是"发誓"这个意思，但现在看，人们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用它来表示"说脏话"而并非"发誓"。倒也是，如今大家实在是很少发誓，但却是很容易说脏话。当然，也有我们按照汉语思维能猜得出来的词。比如，厨房的、工厂的帮工就叫"kitchenhand、factoryhand"，和我们说的"帮手"类似。不过，"hand"的单复数你就不要去计较，单数并不表示这个活儿是你一只手就能胜任的。澳洲口语里的一些词，如果没有明人指点，你自己也会悟上好一阵子才能悟出来。例如，人们在表示一些不那么隆重的谢意时，比如感谢别人的举手之功，就说一声"Tar"；表示肮脏、恶心、令人作呕，就说"Yark"。这些可绝对不是生僻的土语，全是分内的话，俯首皆是，你说出来没人会夸你英语说得好。口语里常见的词还有"bloke"，表示"人、家伙"。对话里，左一个"bloke"右一个"bloke"，就连美国人听了也会糊涂，还以为澳洲有个巨大的、遍布各行各业的姓"bloke"的家族。和"bloke"同样高度流通的还有"mate"一词，读起来像"might"。它的意思大概相当于汉语的"哥们"，但是适用的范围比"哥们"要广。假如是想套近乎，那么这个"mate"就可以跨越性别、年龄、阶层等种种界限，畅通无阻。此外，流通得再局限些的，那就是澳洲的"国骂"、或叫做"澳州的伟大的形容词"——"bloody"。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"血腥的"，由于我的汉语脏话的词汇量太有限，

所以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一个旗鼓相当的词来。应该说，它比"?????"要文明一些。在脏话里，它算是较体面的一个，因为它不牵涉到任何性侵犯的含义。通常，它可以被加在任何名词、形容词前，表示语气的加强，或是不满、嘲讽、无奈等情绪。前一阵，昆士兰的州长在一次讲话中带了一个"bloody"。事后，也有人提意见，但多数人似乎觉得这是一种亲切、朴实、甚至是幽默的表达方式。有官员在表达看法的最后，还不忘了要奉公尽职地跟州长首尾呼应一下，说希望这是这件事的"bloodyend"。现在，随着全球的一体化，这么好的一个形容词已经在逐渐让位给那个以"F"打头的、更国际些的脏话了。说到口语，澳洲人还有个特点，就是要极尽能事地把长的单词给缩短了，缩写的规则就是给长单词拦腰截断，后面给接上"o"或者"ie"就算了事。比如，澳洲人首先就觉得自己名称"Australian"太长，于是就给改为"Aussie"，或者干脆就叫"O Z"。其它的"afternoon"叫"arvo"、"garbagecollector"叫"garbo"、"barbecue"叫"barbie"、"pokemachine"叫"pokie".....。真的，不要以为我在耸人听闻，人家真是这样讲话的。有一次，一位旅行社的小姐在给我询问酒店的价格时，就把"包含早餐"给自言自语地说成了"includingbrekie"，当时我就乐了。书上看到的知识在她这儿一下子找到了对证，真让我心满意足而且沾沾自喜。她笑着说："我们太懒，我们懒得说全了。"我看，倒不只是懒。我想起了我打工时带过的那个两岁的孩子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,留学,移民,澳洲,澳大利亚,加拿大,英国,美国,法国,日本,新西兰 身在异国，你会遇到很多难题，其中最大的一个我想就是语言上的障碍。如果认真追究起来，很可能许多其它的小难题都是这个大难题派生出来的

。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，因为本来就没有那种殖民地式的教育过程和语言环境，即便是学了多少年英语，也多是把它当学问来学，从来没有真正地学以致用。至于澳式英语，在国内很少能有机会见识到，所以学起来障碍就更大。很多时候，你的顶头上司的学历还没你高。并且他们的种种蛛丝马迹也被你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甚至让你在心里暗笑。但是，一旦需要交流，你心头的千言万语就会被你嘴头的笨拙给扭曲得七零八碎，显得很傻。其实你很清楚，这只是语言慢，人并不慢。但语言的慢的确影响到生活。只不过影响之余，你倒也忙里偷闲地捡到不少乐趣。初来澳洲时，除了讲"请"、"谢谢"之外，和我第一个进行真正交谈的外国人就是我们的房东老夫妇。老太太72岁，穿着束腰的长袖花格裙，涂着口红，可谓明艳照人。不仅人美，而且好客健谈。一见面，除了租房业务的话，还扯上了一大篇她儿孙们的轶闻趣事，房东老太太说英语的口音比我的中国口音要严重得多。后来知道他们都是希腊移民，但当时，她的口音就像她的口红一样，着实给了我点颜色看。听着那一大串铺天盖地的带着花边的英语，我这耳朵就好象是50岁的人在参加小学同学聚会，要拼了命地辨别，才能猜出个大概。初来乍到的，本来就心虚，这下信心全无，心想听懂澳洲口音这么难！到后来听到了真正的澳洲口音时，我已有了心理准备。澳洲口音的确很有特色，听惯了，你倒觉得英音和美音原来竟都是那么的做作。美国人说话，每个词都像是上了油打了蜡，倘若当真想强调一件事，那么一长串话下来，东南西北地就能给你甩上无数个弯来。那摇头摆尾的样子，仿佛全天下的道理都被囊括在这巧舌如簧之间，由不得你不信。英国人说话，似乎

是因为文化历史传统太厚重，结果，平板笔直的一句话，总是有一两处会被压得沉下去，然后再恢复平板笔直。听得让人肃然起敬。相比之下，澳洲的口音既不油滑，也不肃穆，非常朴实大方。这口音的特点是，首先很多元音都被重新打造了一遍，变得淳厚起来。比如，说"me"这个词，说起来就好象打算说"my"，直到取后关头才临时改了主意，改说"me"。当然，只要在这呆上几天，就不会把"Are you coming today?"听成"Are you coming todie?"。不过，当人家在电话里给你拼写街名时，你可能就分辨不清他刚说的那个字母究竟是"A"还是"I"。元音变厚了，听许多男士说话，这些音像是受了几重压迫之后释放出来的。据说，澳洲最初苍蝇太多，为了避免让苍蝇走错了路，进了嘴里，所以人们尽量少说话，尽量说得又短又快，而且嘴唇也尽量把关把得严些。现在，苍蝇少了，但口音却传了下来。有时，如果听到浓重的口音，就觉得这些话混沌得好象全是说给他自己的心来听的。澳洲口音的另一个特点是，在一个完整的段落之内，往往每句话的结尾都是升调，表示未完待续，直到段落完了。这样，一段话，就像熟食店里挂着的香肠，节节相连。这种升调被女士们运用得最为充分。她们说时，升调不像锦州口音那样短促地上挑，而是要先拐一个弯，再挑。语气中透着，看，我很自信吧？我很胜任吧？我对这事也很重视吧？但是——我也该去海边度假了吧？澳洲口音在男士的嘴里虽然豪放不羁，满带着橄榄球式的雄风。在女士们的口中，却变得轻盈机巧、玲珑剔透，如同一个聪颖灵秀的、早已深谙大都市一切机关的乡下女子——又可亲切又可爱，决没有美国女人谈吐间的飞扬跋扈。记得刚来的那几天，走在街上，就连人家

问你几点了这样简单的话，我也总要让他们重说两遍才能听清。虽然心里很愧疚，但偶尔也强词夺理地补上一句：对不起，我实在不习惯你们的口音。当然自己清楚，我所习惯的其实只有中国口音。时间一长，我发现听不懂对方的话，绝对不能冤枉人家的口音。往往是白纸黑字地写下来，也是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该不懂的还是不懂。因为更多的还是词汇的问题。词汇中，我头疼的就是名称缩写、专业术语、人名地名等等。比如说，第一次听人家说"HECS"，就以为指女巫(hxe)，而"HECS"的实际意思是政府给学生的贷款。此外，偶尔还会有政治、金融、医学、体育等领域的专业术语夹杂在对话或新闻里，从中作梗。到现在，我听着体育新闻，仍然像是在听窗外的鸚歌燕舞一样，声声真切，就是不知所云。对于人名地名，你不仅要从小流不息的对话里迅速地把它们识别出来，并捕捉住它大概的形状，而且，你还要当心了，人家成天挂在嘴头的那个亲昵的"John"很可能是她的狗，而并非她的男友。否则，那上下文就会逐渐地离奇荒诞起来，甚至是毛骨悚然。另外，澳洲人对某些东西也有我们所意想不到的说法，这也是需要我们学习的。比如，澳洲有一样著名得就好比是咱们的四大发明一样的东西，就是他们家家院里都有的那种可升降的晾衣架，它的学名叫"hillshoist"。当然，它和山(hill)并没有关系，只因为它的发明者叫"LanceHill"。平时，你也可以把它叫"clothesline"，不过，如果听谁说"coathanger"，那就要留神了，因为他也可能指的是悉尼的港湾大街。所以，你就不要想不通为什么他要去爬"衣服挂"。还有，"digger"是指退伍军人，不知这是由挖金矿还是挖战壕演变过来的；而真正在干活挖东西的掘土机，在这里

却叫"bobcat"。听这名字，你就知道这机器该有多好使——猫一样的温顺；同样温顺的还有由里斯班河上的渡轮，它叫"citycat"。但是，澳洲的一部连续了多少年的关于水上警察的连续剧，却取名为"Waterrats"。你想想，这河面之上该有多热闹。这些我们不熟悉的词汇倒还好办，因为摆明了就是新鲜事物，我们自然就会小心行事。但是，另一些连中国人司空见惯的词，在这里却可能全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回事。比如，"college"，在这儿通常是指那种中小学连在一起的、比较讲究的私立学校，学生的年龄会是从5岁直到18岁，并非我们的广播学院或电影学院的那个"学院"。而悉尼的那所著名的影视学院反倒是很谦虚地自称为"school"，尽管从这个"school"里不时地就会走出来一些奥斯卡奖得主。另外，澳洲人把商业区、市中心并不叫做"downtown"，而是叫"city"。连整个国家都已经被别人叫做"downunder"了，所以，不能再继续"down"下去了。必须澄清，我们这里也有城市。此外，许多日常生活中的说法也是我们在学校里不曾领教过的。比如，大葱叫"eschallots"（打出来这个字之后，连我的电脑都表示这已经超出了它的知识范畴）。当然，不管它如何更名改姓，放在货架上，它还是我心目中理想的那个样子，所以，只管拿来就是了。但是，假如我想问问店员哪里有卫生球，那我就要以说明文的规模来描述它。大小、形状、气味、功能……，当这论文编写到一半，店员就"Oh,mothball"，简单得让你觉得竟有点前功尽弃了。还有，"handsome"形容人是"好看"的意思，假如是形容钱，则表示"可观"的数目。译成中文，倒也对仗工整；说谁在"seeingsomebody"，意思是这一段谁在和谁约会着，约会的内容当然就远没有"seeing"那么单纯；"swear"

这个词，过去只知道它是“发誓”这个意思，但现在看，人们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用它来表示“说脏话”而并非“发誓”。倒也是，如今大家实在是很少发誓，但却是很容易说脏话。当然，也有我们按照汉语思维能猜得出来的词。比如，厨房的、工厂的帮工就叫“kitchenhand、factoryhand”，和我们说的“帮手”类似。不过，“hand”的单复数你就不要去计较，单数并不表示这个活儿是你一只手就能胜任的。澳洲口语里的一些词，如果没有明人指点，你自己也会悟上好一阵子才能悟出来。例如，人们在表示一些不那么隆重的谢意时，比如感谢别人的举手之功，就说一声“Tar”；表示肮脏、恶心、令人作呕，就说“Yark”。这些可绝对不是生僻的土语，全是分内的话，俯首皆是，你说出来没人会夸你英语说得好。口语里常见的词还有“bloke”，表示“人、家伙”。对话里，左一个“bloke”右一个“bloke”，就连美国人听了也会糊涂，还以为澳洲有个巨大的、遍布各行各业的姓“bloke”的家族。和“bloke”同样高度流通的还有“mate”一词，读起来像“might”。它的意思大概相当于汉语的“哥们”，但是适用的范围比“哥们”要广。假如是想套近乎，那么这个“mate”就可以跨越性别、年龄、阶层等种种界限，畅通无阻。此外，流通得再局限些的，那就是澳洲的“国骂”、或叫做“澳州的伟大的形容词”——“bloody”。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“血腥的”，由于我的汉语脏话的词汇量太有限，所以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一个旗鼓相当的词来。应该说，它比“????”要文明一些。在脏话里，它算是较体面的一个，因为它不牵涉到任何性侵犯的含义。通常，它可以被加在任何名词、形容词前，表示语气的加强，或是不满、嘲讽、无奈等情绪。前一阵，昆士兰的州长在一次讲话中带了一个“bloody”

。事后，也有人提意见，但多数人似乎觉得这是一种亲切、朴实、甚至是幽默的表达方式。有官员在表达看法的最后，还不忘了要奉公尽职地跟州长首尾呼应一下，说希望这是这件事的"bloodyend"。现在，随着全球的一体化，这么好的一个形容词已经在逐渐让位给那个以"F"打头的、更国际些的脏话了。说到口语，澳洲人还有个特点，就是要极尽能事地把长的单词给缩短了，缩写的规则就是给长单词拦腰截断，后面给接上"o"或者"ie"就算了事。比如，澳洲人首先就觉得自己名称"Australian"太长，于是就给改为"Aussie"，或者干脆就叫"O Z"。其它的"afternoon"叫"arvo"、"garbagecollector"叫"garbo"、"barbecue"叫"barbie"、"pokemachine"叫"pokie".....。真的，不要以为我在耸人听闻，人家真是这样讲话的。有一次，一位旅行社的小姐在给我询问酒店的价格时，就把"包含早餐"给自言自语地说成了"includingbrekie"，当时我就乐了。书上看到的知识在她这儿一下子找到了对证，真让我心满意足而且沾沾自喜。她笑着说："我们太懒，我们懒得说全了。"我看，倒不只是懒。我想起了我打工时带过的那个两岁的孩子